

靖華主編

望穿秋水



蘇文協會文藝叢書

曹靖華譯

西蒙諾夫著

861(2)
1040.

7AG16/15



書讀譯文全協化文蘇中

文選

水 秋 空 望

著 六 語 雲 道
譯 無 漢 明

13



中華文協文學叢書

小型本

望穿秋水

著者 西東諾夫

翻譯者 曹靖華

主編者 曹靖華

編輯者 中華文化協會

發行者 重慶中一路二〇六號

新地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渝）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再版（滬）

每冊實價 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序

西蒙諾夫（K. Simonov）是蘇聯新起的一位優秀的青年詩人，小說家，劇作家，今年不過二十八歲。他父親是沙皇軍隊中的一個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德人殺害。這不共戴天的父仇，他從來不曾忘記。他對於文學，自幼就非常愛好。一九四二年，曾以劇本『俄羅斯人』，得到史大林文藝獎金。劇本除『故鄉少年』（後又製為電影），『俄羅斯人』外，尚有『望穿秋水』；詩集有『同你在一起和沒有你』，『一九四一年詩存』，『前線手冊』，『戰爭』；報告文學有『從黑海到巴倫支海』等。

西蒙諾夫是蘇聯今天最風行，最有活力的一個作家。蘇聯著名詩人季洪諾夫

(Xenotony) 在一九四四年第三國聯合刊的『政治經濟半月刊』上，發表了一篇
文章，題為『祖國戰爭與蘇聯文學』，他說：

蘇聯諸夫是今天青年一代的呼聲……參加蘇聯人民反德國法西斯戰爭的光榮，帶到了這
一代青年的肩頭。充溢着無限精力的青年，是不怕虛耗自己力量的。因此，我們看到蘇聯諸
夫用一切的文學形式來發表東西。他同時以散文家、小品文作家，詩人，劇作家，影戲作家
等出步於文藝上。地域的距離並不能限制他。今天他在奧得賽，明天在莫斯科附近，後天到
了冰天雪地的北極圈外，大後天又已經到了列寧格勒，再後，我們又看見他同軍隊在波伯河
右岸，再後又到了波列斯的森林裏，我們又談到他從戈米爾來的通訊。這是那不以距離為然
的青春力的表現。

他追求印象的熱望，完全實現了。他親自去偵察數人，參加衝鋒，他站到瞭望哨上，在
沃瓦河的渡口上，在炮火下，到處都是真實而平凡……

他第一次把「俄羅斯人」搬到舞台上。這不是他的發現：這些人周圍都是，軍隊裏都充
滿了他們。可是把他們表現出來的，他却是第一個。這是他的功勞。

西蒙諾夫寫了一首詩，士兵們和軍官們都把他珍藏在懷裏，——這是事實，而不是傳聞

——他們所以把這首詩藏在懷裏的，是因為這首詩回答了他們心坎裏的問題。這首詩就是「等着我吧」……

『等着我吧』，這是蘇聯戰時人人傳誦的最流行的一首詩。這首詩一發表，就有十七位蘇聯的作曲家，表示願意把他這首詩譜成歌。在蘇聯詩歌史上，他很少有這樣的詩作，能如此得到大眾的反響呢。他發表以後，人人都到處尋找着，從報上剪着，轉手帶在身上；前後方爭相傳閱着，吟咏着。這詩已由寶福兄譯出，發表在報紙上，現在全引在這裏：

等着我吧，我要回來的。

但你要長久的等待着。

等待着吧，當那淒涼的秋雨

勾起你心頭憂愁的時候，

等待着吧，當那雪花飄舞的時分，

等待着吧，當那炎熱來臨的日子，

等待着吧，當大家在昨天就已經忘記

不再等待別人的時候。

等待着吧，當從遙遠的遠方

再沒有音信回來，

等待着吧，當那些和你一齊等待的人
都已經厭倦了的時候。

等待着我吧，我要回來的，

不要向那些在心裏

認為這已經忘記我的時候的人們，

指望一些什麼。

讓孩子和母親

也相信我早已不在人間，

讓朋友們等待得厭倦，

大家圍在爐火的旁邊，

共乾一杯苦味的酒

來悼念我的靈魂……

等待着吧。但你千萬不要急忙的
就和他們共乾一杯。

等待我吧，我要回來的。

我要衝破一切的死亡。

那些不尋我的人，

讓他們說一聲：「這是幸運」。

還有那些沒等我的人，

他們不會了解在炮火之中，

是你拿了自己的等待，

才救活了我的命。

我是怎樣在生活的。

那時候，只有我和你兩人，人才會知道——

這只是因為你

比任何人都更會等待着我呀。

作者在「俄羅斯人」劇中人物對來說一篇短文裏說：

婦女們的勇敢，是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在最危險的環境中，對於男子是一種靈感，使他們咬緊牙關，抑止住恐懼感佈的表示，全力奮鬥到底。

……我集合了我在前方所看見的許多婦女的特點——也不僅是在前方的。在後方有多少像她們那樣的婦女呵。有多少代替了她們的父親、丈夫、兄弟在工廠中工作呵。她們有多少的辛苦與期待呵。不灰心，等待——頑強的等待着，——不顧一切的等待着愛人的歸來，是需要多少的勇敢，忠實與道德的力量呵。

正是這些婦女們，她們在後方等待着，雖然一個月過去了，還沒有一點消息，雖然她們心中有時充滿了最深的憂傷，而依然在等待着，就是這些婦女們，在她們的心中有一個新的意志突破了，似乎不能再生的境遇——也就是這些婦女，我是先用來寫了我的詩「等着我吧！」又用同一的題目，寫了一個劇本。

愛是強大的力量。這些婦女們的忠貞，豪俠、高尚的品質，給我們的戰士們灌注了一種新的力量，激起了他們的勇敢，靠了牠，我們才能驕傲的說出這樣的名字，如「塞瓦斯托波爾」，「史大林格勒」等，在更好的將來，是一種忠貞的象徵，勝利和希望的象徵。

作者在這兒所說的「用同一的題目——等着我吧！——」所寫的這個劇本，就是現在的這一個中譯本——「望穿秋水」。

作者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小火花」雜誌上，關於這個劇本，更簡明的說道：

我的劇本「望穿秋水」，是我去年構思的。我想用一種浪漫主義的調子來寫牠，讓生活裏所有的一切，牠不能包括吧，可是讓那些活在這艱苦時代的人，看了這些劇，相信世界上還有幸福以及幸福的終局吧。這一個劇本是寫愛的力量，不顧別人的成見與證明，而表現信仰的內心呼聲。當周圍大家都說：「他死了」的時候，你說：「他活的！」

我想在這一個劇本裏，作無數心靈的安慰者，叫在前方看見牠的人都想道：「她們在等着呢！」——而在後方看見牠的人都想道：「他們要回來了！」

有很多實例可以担保這劇本的主題，在形式上，雖然有點浪漫的色調，可是牠的內容，却是非常真實的。

法西斯的侵略，把安靜的環境搗毀了，把幸福的生活破壞了，使恩愛的夫妻離散了……戰禍所及的國家，有多少人在切盼着征人的歸來呢！西蒙諾夫在這兒給了一個回答：『等待着我把，我要回來的』。出征軍人的妻子麗沙，一面發瘋似的等着自己的丈夫，一面修復着被敵人炸毀了的房子說：『當我在專科學校讀書，作畢業圖案的時候，我總是按着新的方式來建築，按着特別的式樣來建築，不照從前的樣兒。可是現在我修復這一所房子的時候，却相反，我想叫他一切都照舊，故意氣一氣德國人，叫一切都同過去一個樣。不但這個呢，不。我想活下去，我要作一個幸福的人，等到他，這不但因為對於自己，而且是要氣一氣他們！氣一氣德國人！』（第六景）她又說：『我等着。我總是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第八景）。

麗沙的丈夫，在轟炸敵人的時候，被敵人的高射砲射中，落到敵後的森林裏，

負傷打走勳章來。游擊隊長怕他再被敵人打死，就吩咐弟兄們，在夜裏向敵人進攻的時候，叫把他攔住，不要讓他太過於上衝。他就回答道：「打死嗎？（笑着）她等着的，她不會等落空呢，明白嗎？他們打不死我的！」（第五景）。

作者在這兒回答道，這些人的期待不會落空的。這樣他啓示了新的力的源泉。這給人們了精神上的支持與鼓舞，增強了人們對於勝利的信念。戰時的蘇聯，成了一個統一的戰鬥的大家庭。從這法西斯帶來的空前的災禍裏，沒有個人的特殊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條，對一切都只有一條共通的出路，這就是勝利。把勝利同這些妻室離散的廣大人羣的命運聯係在一起，把反侵略的戰爭的勝利，看作個人的事業，看作每個人自己的出路。從這兒看來，這劇本是具有社會意義的。這兒有愛國的熱情，有對於勝利的信心。

這部劇作，曾在蘇聯各地上演。同時，蘇聯電影製片廠，又根據這劇本，製為影片。不久前在渝放映時，改名為「望穿秋水」，因已爲看過這影片的觀眾所熟悉，故劇本的譯名不再更改了。

譯文所根據的是蘇聯作家協會機關雜誌「旗幟」一九四三年一月號譯出。
作者傳爲 V O K S 最近所特寄之材料，趕譯出來，印在卷首。

十、二五，一九四四、增華子渝郊。

作者傳

西蒙諾夫 (K. Simonov)，今年二十八歲。他的生活道路，與他的同年的人們——在蘇聯教養和成長起來的青年們的生活道路極其相似。

他在小學和職工學校畢業後，就在一個大工廠裏當小鐵匠。對於文學的興趣，激動了他在一九三四年去入高爾基文學院。他於一九三八年在這學校畢業。

西蒙諾夫是一個詩人，是勇敢的歌者。他在過去的俄羅斯裏去尋找勇敢的人。他最初的長詩『冰戰場』和『蘇沃洛夫』，是謳歌爲俄國的獨立與光榮而戰的俄羅斯的名將 A. 蘇夫斯基和蘇沃洛夫。

他寫了反對德義侵略者，爲西班牙自由而戰死的匈牙利作家馬德·查克。他寫過有

名的歌，紀念北極探險家——挪威人阿孟德森。

一九四〇年，當蘇聯軍隊毀滅那些企圖進攻列寧格勒的芬蘭軍隊的時候，西蒙諾夫當時就在前綫上。在這兒，他親眼看見蘇聯軍人的勇敢與堅定。紅軍中的英雄，成了他詩中的英雄了。

蘇德戰爭一起，西蒙諾夫就到了前綫上。他帶着戰地記者的筆記本，出現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

一九四一年，紅軍退却的最嚴重的時期，他處在西綫上。他處在被圍的奧得賽城，一直到最後的時候。他乘着擊沉德國船隻的潛艇，到了羅馬尼亞的海岸邊。

在保衛史大林格勒的期間，他就處在這些戰士中間的……西蒙諾夫有銳敏的記者的眼光，會精確的觀察與精確的描寫。關於史大林城的戰鬥，他有很好的記載。

在史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時候，他寫的用渡船渡過沃瓦河的一篇報告，是這些歷史事件裏最顯明而逼真的描寫。

列寧格勒，穆爾曼斯克，奧得賽，賽瓦斯托波爾，史大林格勒，頓河——在江蘇打

擊德國人的這些有歷史意義的戰鬥，都記載在西蒙諾夫的通訊裏。他的這些軍事報告文學和短篇小說，都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

西蒙諾夫在戰爭的初年，寫了好多詩，這些詩使他得到很大的聲望。他寫了致史大林的抒情詩，這詩裏表現了千千萬萬蘇聯人民的熱情。

西蒙諾夫在「殺死他」一詩裏，號召向德國侵略者復仇，對敵人憎恨。

他的抒情詩，流露着青年軍人對留在大後方的妻子的情愛，這些詩在青年中間是非常風行的。

「等着我吧」一詩，許多作曲家都給他譜成了樂譜。西蒙諾夫用這同一的題目，寫了一個劇本和電影劇本。同時，他寫了好多短篇小說，描寫紅軍官兵的堅毅與英勇。

他的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是對於戰爭的最好的描寫。這些都成了他的劇本「俄羅斯人」的材料。這部劇作自然而然的接近他戰前所寫的劇本「故鄉少年」。

現在西蒙諾夫完成了一部關於史大林格勒的長篇「日與夜」，這兒描寫史大林格勒保衛者——平平常常的俄國人的英雄主義。西蒙諾夫完成了這部長篇，現在又上前綫去

了。他記載紅軍在波羅的海沿岸和自俄羅斯進攻的通訊，又在『紅星報』上出現了。

西蒙諾夫是多方面的作家。他是詩人，散文家，劇作家。他而且作過文學批評的嘗試。

在一切創作的形式裏，在一切文學的式樣裏，他所寫的却只是一個典型——就是俄羅斯人的英勇典型。西蒙諾夫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以自己的劇本『故鄉少年』及『俄羅斯人』獲得史大林文藝獎金。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譯。